

西園叢子

論語草稿

五

特 別

15

575

5





述而

恭伯

論語
仲稿

六

45
575
5.4

論語抄稿

據家本

述而 朱注此篇多記聖人謹已誨人之辭
及其容貌行事之美

子曰家注

大戴禮虞戴德篇子曰昔商老彭及仲傀云
一貫曰夫子願使斯民為堯舜之民久矣而鳳鳥不
至河凶不出於是乎退而教育英才欲傳道於万世
故教學以為事自以先賢老彭

子曰默而

朱注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

按之字指所學之事凡所得於見聞者皆是也
左傳云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又云群
臣若急君於何有國語云將棄其國何有於妻以
上語例皆同

子曰

按此章四句皆是學問脩為之事夫子以教誨為任故
以人不能此四者為其憂也旧說皆以為夫子自憂也
然非蓋夫子教學為任未嘗有謙按左傳秦伯使公孫
枝對晉侯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
語意与此同皆以他人為憂也

一貫云四者皆在己求之有益於得故我以為憂勉而
不舍也若夫貴賤貧富是皆在天者求之無益於得故
我附之亦不以介意也補按此亦一說

子之燕居家注

燃犀解云燕居不必是独处只与群弟子燕居相對亦
是物氏曰申天居不容也

甚美吾衰也日

按夫子不夢堯舜文武而獨夢周公者即周監乎
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之意也蓋周之禮樂周公作
之而夫子禮贊其美者若有用夫子者則再興周

公之禮樂以為盛周之美是夫子之志也其特夢周公者蓋以此也

志於道

按單言道者必指彝倫之道先王孔子之所道即是也學者宜專志於道而莫為異端隱怪也

學道而得於身謂之德學者苟有所得則宜執守而莫失也
太宰氏曰游即學記遊學之遊

自行束脩

朱子曰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按束脩者初見之贄也自執贄而初見者以至先進之士夫子皆能誨之而無敢倦也

不憤不啓

象最佳

按舉一隅者示其表也以三隅反者知其裏也

子食

一貫曰君子取譬於己而恕其情故不能飽食也

子於是日

按是日指吳之日也旧本連諸上文為一章者非若然則子字贅矣

子謂顏淵

太宰氏云首二句疑是古語行藏二字是韻是字指上二句

仁存曰用之則有能行之道舍之則有能藏之德

按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此章之意

按子路曰以下与上文語意不相接別是一章

子曰

朱注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按君子所好者義理耳不求不可求之富亦是義

仁存曰有求而有益于得者美有求而無益於得者美仁義忠信則求無不得而有益於得富貴爵祿非惟不可得而無益於得

子之所慎

子在齊

徵云不知肉味如桑扈忘食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聖人好樂之至也曰不囟為樂之至於斯也升庵曰不意齊之為樂至此耳為是朱子以為樂為作樂然為樂与作樂殊美故升庵為是

朱子曰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按有虞之世誠邈美而存人傳其業而美善盡存故歎曰不囚為桀之至於斯也

冉有曰

鄭玄曰為猶助也

古注孔曰夷存讓國遠去終於餓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怨乎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存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按伯夷者國之冢嫡理當立而以不復於父不得立則似有怨乎世者矣叔存受父之命則理亦當立而以有兄故義不得立則亦似有怨者矣若叔存之以不

得立為怨猶足以稱賢則雖不遜於伯夷而自立乎理應無不可者矣然則蒯瞶得罪於父而輒承社稷於祖為國人所立則雖拒父而自立亦理似無不可者矣故子貢以怨乎問之以丘夫子之意夫子以夷存既得人倫之道無怨乎世者對之衛輒之背人倫而拒父其罪昭昭矣故以知夫子不為輒也

子曰

微云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見于禮間傳朱注疏食麩飯為是

禎按孟子曰仰不作於天府不愧於人君子之樂也
蓋得於義理安於道德君子之所為樂是而已居
易以俟命坦而常蕩：又何憂之有

子曰加我

仁者曰夫子独述先王之道而專崇仁義之德故其
雅素夕門人言詩：然每非詩書仁義之說而言
及於易者幾見此章而已蓋夫子以前固為卜筮之
書及夫子則專以義理斷之云惟其於處世之法
委曲詳盡惕厲勸勉大有益於人故夫子取之
一貫曰觀其曰加我數年曰可以無大過矣孟孫綽

以示其非學者之先務也

按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豈言易道之類乎

按孔門之教以詩書禮樂為專務以孝弟仁義為
標準窮理非其所先矣何則上知之所知不可遽論
之中人以下也。雖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以窺禮
樂之源者獨存乎易。易豈可忽略哉。列之六經以
傳後世者其意可見矣。

子所雅言

太宰氏曰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
無所聞此雅言也。純按雅言亦謂正言也。

葉公問

徵曰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烏曰有孳斃而后已正与此相套

子曰

鄭玄曰言此者勸人學

朱子曰敏速也謂汲也

按敏一字最是學問之要兌余曰務時敏其脩乃美孔子曰敏則有功又曰孔文子敏而好學或曰敏於事或曰敏於行皆謂敏而後能成其功也

朱注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者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

朱注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我三人

何晏曰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仁存曰三人相聚則其善不善較然可見矣我但從其善而改其不善者則善不善時莫非吾師也

按九傳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亦此章
文意同

子曰

按有德是全天命之性者也不德是暴天性者也故
作善降之百祥頌天也作不善降之百殃逆天也夫
子未嘗為一不善固無受天殃之理天生德於予言
其能全天命之理也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夫子
之謂也欵故當其危難之際能安命者如此

一貫曰此所以安門人之尤懼而示死生有命也

子曰二三子

微曰時師多所隱匿唯孔子不然故曰是丘也
禎按二三子蓋以知見孔子孔子則以行諭之

子曰四

按文道藝詩書為首行履行履所學也忠與信
本諸心術德之本也周官司徒以德行道藝之三
物教民亦同此
仁存曰文以致知行以踐善忠以盡己信以應物蓋
萬世學尚之程式也

子曰聖人

徵云斯可矣皆願辭以人君言之
太宰氏曰可者可已之意

子曰善人

朱注張敬夫曰君子以學言善人以質言
太宰氏曰易云恒久也朱熹以為常久之意是也
有也盈虛以智慮才能技術之屬言之約泰以家道
言之凡內無其實而偽為之者必不耐久故曰難乎
有恒矣
禎按有也以才智言之盈虛以德言之

子釣

物氏曰釣網事殊故著而字宿是國弋宿故無
而字

皇疏云釣者一竿屬一釣而取魚也網者作大網
橫遮於廣水而羅列多釣而取魚也又云以小繩
係釣而羅列屬著大繩也

仁者曰見聖人之釣也而後知義之不可廢也見
其不網也而後知仁之不可去也
微云為釜及賓自釣也所以教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

按多聞多見即學也擇其善者而從之識之身中
庸擇善而固執之同亦學之事也學而知之夫子之
所自許以此常自居夫子之謙也知之次也之知是言
生知之聖生知即夫子之所不敢自居也

互鄉 曰

仁府曰孟子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
之而已美可謂能存夫子之道也

仁遠乎 曰

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

左傳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
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
禮公曰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
儀也不可謂禮云

按為于偽反據陸氏音義

一貫曰昭公習威儀之禮夫子答司敗以知禮不為
過言

仁府曰司敗有意問之夫子無意答之

一貫曰夫子受而不辨幸人知而規己臣為君隱
亦在其中

子与人

按子當与人共歌之時而人有歌而善者則使反復之而後知之也

一貫曰意同於三人行章

太宰氏曰和者以己声和人之声而共歌也故謂之属和又謂之倚和

文莫咎循人也曰

按夫子常以文行為教文即字也行即德也文学其所自任德行其所常謙

若聖与仁曰

辨疑云为与女为周南召南美乎之为同为循学也 按学循也

子疾病

朱子曰士丧礼疾病行禱五祀盖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

太宰氏曰誅之所称乃臣子之禱如武王疾而周公禱于三王是也

又曰周礼六曰誅注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辞也周礼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誦誅檀弓云曾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卜国死之公

曰非其罪也誅之詩定之方中注喪紀能誅尤傳孔子卒而哀公誅之故今定以誅為誅死者之誅按是子路舉誅中一句以証於病亦有禱之義也按是夫子蓋問有自禱而救病之義乎否也子路對曰子路蓋不達夫子之意按夫子常敬天敬鬼神祭祀禱祠以時而不懈非一日之素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奢則不孫

按儉過則固而無文然猶未失禮之本也易曰用過乎儉

君子

一贊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故坦蕩小人行險以徼幸故長戚按坦字即中庸易字同一贊曰君子為可為小人為不可為為可為直而生也為不可為罔之生也

溫而厲

一贊曰溫失於柔威失於猛恭失於勞古今之通患也禮裁之則無三者之失然後為君子也按溫而厲言其色下篇曰色思溫又曰色厲玉藻曰色容厲肅可以見矣威而不猛言威儀下篇曰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是也
恭而安言其貌

論語中稿

泰伯

仁存曰三讓終遜也以天下讓謂讓其國蓋因周有天下而追稱之也聖賢之心皆為天下而不為己也泰伯之讓季歷蓋為斯民計也而其後文武之道大被於天下民陰受其賜而不知實為泰伯之德此夫子所以歎其至德也

一貫曰夫德莫盛於讓讓而三讓讓莫盛焉又晦其讓而天下無有知者所以稱至德也夫子既曰民無得而稱焉則在當時猶無有知者也不曰三讓而

曰五以天卡讓則主必有所指美蓋在夫子自有所見今
無得而考也

年疑云恭伯見高道寢衰惻生民之困知文王聖德
足使天下被其澤故欲讓其位於王季以及文王太
王却重長幼之序不許恭伯之請如此則恭伯之逃為
有理矣

恭而無礼

仁存曰此章專言人之百行不可不以礼為準則也當与
傳文約礼克己復等章參看孔子常以礼為人之規
矩準繩而使人以此為準云

徵曰左傳昭元年叔孫絞而婉注絞切也韜詩外
傳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
成其音朱子曰絞急切也按何朱非殊蓋絞者謂
貢讓人之非毫無假借也

按下六言六蔽章曰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与此章同意而彼云學此云礼可見
古所謂學以礼義為主美

君子

年疑云此一節言以德化民之道無言者姓名蓋闕文
也

禎按此章與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及慎終追遠之章同意

曾子曰

曾子有疾

朱子曰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声氣也鄙凡陋也倍与背同謂背理也

一貫曰信當作俗字似而誤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美家語曰暴厲之動不在躰韓詩曰威儀固陋辭氣鄙俗三畧曰飾躬正顏皆戒三者

不由礼也此章言君子修威儀則欲恭而不暴厲惰慢也正顏色則欲內有其實也矣言語則欲雅而不鄙野也此三者可見為脩身之先務也

礼記冠義曰礼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頌辭令按君子以礼義脩身以為民之表所謂君子務本之意矣
家注動容貌三攝在注及微亦通

曾子

按能不以技藝言之多寡以學言之有無以才智言之實虛以德言之

一貫曰犯而不校自反也人待之以橫逆則自責而不敢

校

曾子曰

袁黃曰輔長君不難託孤為難執國政不難攝政為難託孤寄命不難臨大節而不負其寄託之重最為難

胡氏曰有其節無其才徒死無益矣苟息死于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棄於妻顯是也

一貫曰忠奉生者信不背死者故可以託孤幼才任治國故可以託孤幼委一國命忠信而才故應變制

宜確乎不可棄

曾子

物氏曰古者學而為士故凡言士者誨學者之言也弘謂規模宏大也毅謂強有力也

仁存曰士之所以必貴乎弘毅者以無此量則不能任重致遠也此蓋貴其素養也

興於詩曰

左傳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季氏篇曰不學禮無以立子罕篇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有所立卓爾
爾 禎按以上立字皆与此章同意

民可使由之

上之之言德表下之之言道義

一貫曰君子之於民欲使人喻其義則日亦不足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故君子脩其道明其教則民由之而治焉所謂不知不識煩帝之則者也按民唯管生之務其事勿遽上之人建教使之由之而已不可使之盡知其理也凡民由上之教而孝弟忠信獨淑其身可矣士以上治人從政者非精義通變則不可也

好勇

子曰

子曰

一貫曰此章假周公極言驕吝之不可也
禎按此聖人之尚德而不貴才也

三年

且井純禎曰不安小成自視缺然不汲於利祿為不易得焉耳

一貫曰學道之久而無意於干祿非憂道不憂貧者不能

篤信

一貫曰彘憤忘食樂以忘憂可謂篤信好學矣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可謂守死善道矣
朱子曰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
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
潔其身而去之天下無道則隱其而不見也此惟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仁存曰此章與首篇君子不重章同例蓋門人綴
輯夫子平日格言以為一章而傳誦之也

子曰

一貫曰夫士幼而學之欲壯而用之其所學莫非
修身治國之事修身治國之事布在方策學者

講而不置豈憚言之若夫時政得失則國有制官
有方時有變事有宜非身在其位厚能悉其情不
唯不悉其情亦取禍之道也孟子曰位卑而言高
罪也亦此意

一貫曰謀猶議也

子曰

仁存曰今則人去樂淫泆之音不可復聞矣夫子
之歎其思深矣 魯語舉那詩之終四句以為
輯之亂

任而曰

一貫曰是喻言也言從學者猶追凶人也亟而趨之猶恐失之謂可敏而求之也

魏乎乎

禎按舜攝堯位禹攝舜位及其有天下也其心猶如攝位時不敢以有天下為喜美其心蓋與天下不相關也

大哉

孟子滕文公上篇及漢書儒林傳皆引此章而無魏乎三字此恐衍文

孔安國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

朱子曰則猶準也得堯之德能與天準禎按孔朱皆通

仁存曰民涵育於堯之德化而不知其德化之所以然猶人在於天地之中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故曰民無能名焉

舜有臣五人

微曰按亂治也秋詁文虞書九德亦有亂而敬作亂之說未可從美

朱子曰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朱注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

一章

禎按此以下与上文語意不相接必是他日之言記者蓋以類附記之

并疑曰朱注言荆梁雍豫徐揚六列屬文王昔充冀三列屬紂此皆經中所無三分天下有其二太約言之耳六列三列之分此本鄭玄之鑿說刪之可也

一貫曰天下歸心既過半而猶修臣道以奉事紂是周之所以為至德也

先進

顏周

論語中高

八

論語抄稿

樓家田本

先進

曰

朱注云此篇多評弟子賢否

一貫曰禮樂者在位者所用故曰先進後進用之云者謂若當節禮樂之任舍過文而取過質也是亦禮與其奢也寧儉之意

禎按諸注家皆以為用之用禮樂也而家注持曰謂用此人也蓋承上先進後進野人君子之文且此篇多以評論人物為主則家氏用此人之說亦不為無理或曰如用之是假設之辭以言其取先進之意也

從我於陳日

龜井魯曰不及門與不逮門同義言暮夜後門也
夫子之厄於陳蔡從者相失於路暮夜後門而露
宿郭外夫子頽然追憶往事慨然言之一則感其
相信之甚篤一則惜其才良無所用焉頑按此說不
及門一句殊覺穩快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甫門人之賢者固不
止此

一貫曰德行為本言詔次之二者修身之要言行無所失
而政事可乾文學餘力所為亦可以文三者故置於末

此皆夫子裁而成其器者

回也日

仁存曰聖人之言猶天地之大也高者知其高卑者知
其卑若子路樊遲猶或疑或不悅况其它乎唯顏子
之賢為能於夫子之言無所不悅故凡詭論詬者於
夫子之言當反省其悅與否以自驗其所造之淺深
也

孝哉半

或曰此章編論語者誤錄其字或曰閔子以字行
未知孰是

南容曰

一貫曰上論云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辭雖異義則一也蓋亦傳聞之異已

季康子曰

禎按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蓋學而能知其義者諸子之學也至好之樂之則
唯顏子有焉
大戴禮虞戴德曰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尽於
他人則否

顏回死

半

毛奇齡曰據史記家語顏回少孔子三十歲而史記
二十九歲而死家語三十一歲而死據史記則顏回
死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按家語則當六十一歲仍是
伯夷之死按史記在夫子七十歲時距顏子之死已
九年所美與論語不合嘗考顏回之死公羊傳及
史記年月實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際夫子是時
已泣麟矣而顏回子路俱死因連呼喪予視予而
有道窮之嘆則是顏回之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
六十一歲其間以十年為斷則必少孔子三十歲者
原是四十之誤家語夫子十九娶宋上官氏又一年

而生伯夷則夫子已二十歲矣。史記伯夷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當夫子七十歲。為哀公十三年。是與死在七十歲。顏淵死在七十一歲。
仁存曰。夫子之於顏子。奚惜一車。蓋喪稱家之有。無而朝廷之威等。不可少損。此夫子之於顏子。所以不許其諂也。

顏淵死。子曰。

朱子曰。惜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一貫曰。夫子嘗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与爾有是夫。蓋夫子以為淵存。則我雖亡。猶不亡。淵亡。則

我雖存。猶亡也。故曰天喪予。

子哭之慟。

門人

邢疏云。門人。顏淵之弟子。禎按。顏淵死。下節。弟之曰。門人欲厚葬之。是以門人為顏淵之弟子者。近是。一貫曰。曾子易箦。子路正冠。皆求得正而斃也。二子猶然。况顏子乎。夫君子愛人以道。而不以姑息。夫子既喻其父。又止其門人。而遂不得救其厚葬。夫子深痛背死者求正之意。於是曰。非我所為也。門人所為也。其言發如面解於顏淵者。蓋至誠之所發。自然見

死如生也。

季路曰

王淳南曰以子路不能切問近思以盡人事之實而告
意出遠實拒之而不告也

仁者曰夫子抑之使專盡事人之道也子路未達故又
問死以為人死而為鬼若死無知則祭祀無益夫子又
抑之使務知生之道也

閔子騫

鄭玄曰行剛強之貞

按若由也以下不必為別章

朱注洪氏曰漢書列此句上有曰字太宰氏曰皇本
亦有曰字

一貫曰子路以勇自負故深戒之蓋語他門人以諷
子路猶孟懿子問孝語樊遲以諷之也

邢疏云然猶厚也

魯人曰

朱子曰為蓋改作之

微云貫事也秋詁文史漢謂旧例為故事旧貫亦謂
旧例也

由之曰

太宰氏曰詩云胡為乎中露又云胡為乎株林奚為
於胡為乎字異而義同

子貢問曰

朱子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
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頑按下篇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
而未仁曾子曰堂之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當洒掃應對進退則
可矣抑末也又子夏曰可者與之云云二子
性行之異可以觀矣

仁者曰此以師商二子其品相等而其才相反故子貢
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也

季氏

朱子曰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
美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
剝其民何以得此

仁者曰此不言季氏富於魯公而言富於周公者蓋
記者微意也

太宰氏曰可者言無不可也夫子特宣揚其罪云爾
非令小子之辭也

一貫曰此章責冉求剝下而附益於上結怨於民也
孟子曰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夫
子之責冉求意亦同

禎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附益非義也損下
而益上非仁也孔子之道仁義而已美而冉子遺此
二者故責之曰非吾徒也

柴也愚

輔氏廣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
內粗俗則略乎外皆生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之
者欲使四子自覺其偏而歸於中耳

一貫曰辟辟異之辟言喜為難能

朱子曰彥粗俗也傳稱彥者謂俗論也

五井氏曰家語云鄙而不達變通孔子曰野哉由也
皆言鄙俚也

劉勰曰彥彥同一字

禎按或曰此章當合下文而為一章上下文勢稍異
故中間置子曰字以接上下之文勢與前章一例此說
亦近有理

子曰

朱注庶言近道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

空匱也。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范氏曰：藟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仁者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苟有所致而至者，雖義而非命也。若子貢之貨殖，固非世之豐財者比。然不免有所致而至也。

子張

朱注：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循迹。

守轍善人，雖不心踐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頑，按苟志於善則雖不蹈聖哲之迹亦不陷於惡也。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則其所為不能無是非得失也。其不尽善也，可知已美。

論篤

一貫曰：如正直是與之，言徒聞所謂而未察所由所安。我焉知其人果是有德君子乎？將將色厲而內荏者乎？

謂取人宜聞其言而觀其行也。

子路問曰

張敬夫同。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

呂氏春秋曰。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參曰。無乃畏乎。曾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其尊師如此。 禎按。是晉語所謂民生於三。事之

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事之意。

中井氏曰。章旨。在恩義之厚。死生相共上。

朱子曰。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

禎按。家注。從物氏。亦一說。

季子然曰

朱注。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一貫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八字。臣事君之大節。亦

歲不易之道使二子与季氏聞此言皆得不揚然而懼瞿然而厲節乎以道事君主意

子路

孔安國曰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

朱注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誦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誦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前後本末之序矣

仁科曰侮者變亂是非使人迷惑子路之言似有理而實足賊人故夫子深斥之也又曰夫書所以載前修

之嘉言懿行也故不誦書則昧於得失之迹而無應今日之務矣

太宰氏曰孔子不敢責子路之失言而徒告之如此所以使子路思之而自知其過也

按周官大司徒曰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注云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由此觀之則邑亦有社稷

子路曾皙

太宰氏曰千乘之國春秋之時如魯衛宋陳是也大

國如齊楚晉秦是也。

一貫曰。攝猶夾也。子路以治才自負。故極言治之至。朱子曰。方。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美。孔安國曰。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按。使足民。即富之也。禮樂。即教之也。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音希。

一貫曰。欲聽問者。意不在瑟。故鼓之疏希。問更端。則起。上三子亦同。省文。

一貫曰。有同志。有使令。象注。單裕之衣。陳榘曰。單。單衣。裕。裕衣。至此時。則衣與絮也。

按。既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其意。蓋與三子言其志者。

迥別。象注。得明君而輔相之云。恐非。

周生烈曰。善。良。獨知時。

太宰氏曰。蓋曾皙狂者。知時不可為。而能不為。與夫處。畎畝之中。而樂堯舜之道者。同其歸。故夫子與之。

又曰。曾皙獨留後者。心有所疑。而欲問也。今四子者。各言其志。而夫子於三子者。並無譏評。而特與曾皙。意者。夫三子者之言。如夫子每取焉者。此曾皙所以。疑而問也。

一貫曰。以其有異同。欲夫子是正之。

太宰氏曰。曾皙意。謂夫子哂子路。以其言千乘之。

國也。再有公西華亦皆言諸侯之事而不見西何也。是以疑而問之。

一贊曰。夫士志於道者。將以修之於身。推之於家。施之於國。故曰。修己以安人。此章四子者。既有所成。立其欲得明主而自試。蓋非一日也。夫子亦因其才之所報也。久矣。故因閑居侍坐。導而發之。欲驗其自知。夕否。且為裁其不及。而三子之言。與夫子答孟武伯者。如合符節也。曾皙見三子。雖汲於用。豈時非其時。故其言超然於群。揆蓋亦有以微勸夫子。故夫子深然之。

論語

顏淵

朱子曰。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楊子法言曰。勝己之私。之謂克。

按。左傳。楚右尹子革。諫靈王。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家語亦此事。不能自克。作不能勝其情。仁也。作為仁。

且升氏曰。家語云。文子能克己。服義。左傳云。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大戴禮。君子去私欲。從事於義。

荀子曰。君子以公義勝私欲。家語荀子不曰禮而曰義。其意可以見。禎按。諸書義欲對言者。与此章已禮相對。其意同。

馬融曰。一日猶見。況終身乎。

朱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

禎按。此曰天下者。舉大而稱之之辭。

中井氏曰。上已與禮對。以克言之。則為一身之私。下已與人對。以由言之。則唯為我軀。因其所指而異。義傳曰。夫

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此之謂也。

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又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仲弓曰

按。上章克己復禮為仁。是古志之文。左傳家語可徵。此章首二句。其次二句。並引古語。一貫曰。左傳。季曰。云。可徵其為古語。

一貫曰。夫出門敬。怠美而猶如見大賓。則知其不造。次志敬也。民卑而易慢。敬重又如奉大祭。則見其視之如傷也。能推己好惡。而無怨。邦家則民莫不歸。

懷其為仁也。何以加焉。

仁者曰：仲弓亦直受夫子之言，而不敢疑，故門人錄之以夕。顏子儼美。

司馬牛

牛多言，深見史記。

覆按：易言而不顧行，是心不存，忠信也。人而不忠信，焉得仁哉。

一貫曰：夫修身進德，其道雖多，端要其歸，不過言行二者。故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司馬牛知仁之難，而不知其由易也。見仁之廣，而不見其在約也。所以不秋然於夫子之言也。夫子又語之以言之訥，由行

之難，則知二者亦歸於一行矣。然則所謂仁者，行之外無他故明也。

仁者曰：夫子答弟子問仁，必舉仁者之行而告之，何也。蓋仁無形也。泛論仁之體，不若就仁者之行而論之。明而易知也。故或舉仁者之心，或就仁者之行而言之。如此章是也。

司馬牛問君子

覆按：孔安國以來，皆以為牛兄桓魋將為亂，牛常憂懼，未知果是否。

一貫曰：司馬牛泛問君子，夫子答之以成德。君子蓋夫

子知其所憂懼故喻之以宜修德毋命也
朱注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疾晁氏曰
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每入而不自得非實
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仁存曰及觀於己心無所病則胸中洒然理直氣強
何憂懼之有

馮椅曰內憂其兄外懼其禍

司馬牛問憂

按或曰司馬牛本有兄弟而今既死也故憂之也亦一
說

太宰氏曰有命在天互言之耳

仁存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
死生存亡富貴利達皆天之所為命之所至非人力
之所能遷何為而憂天命不可不順受人事不可
不自盡故知命者自盡其在己而無有一毫期望之
心又無有一毫怨悔之意若子憂之言可謂達天
知命矣

子張問明

禎按浸潤言潛之有漸膚受言愬之急切諧人有漸
愬已急切皆能使聽者惑

子貢

太宰氏曰。兵者。五兵之總名。執兵之人。亦謂之兵。

或曰。此章之字疑衍。不然。則下文不相應。或曰。信之。蓋相信也。使民信之美。乃教民信。而使之相信之。謂也。禎按。二說未知孰是。

一贊曰。左傳。晏子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又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可以徵不立之義。

棘子城

一贊曰。質之不可無文。亦猶文之不可無質也。質而已而可。則鞞之虎犬何別。禎按。此說據朱注。亦是。

蓋虎豹之所貴。以及有其文也。君子之所貴。亦以質有其文而已。上篇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亦与此章同意。
家注。據孔安國亦一說。

哀公

太宰氏曰。蔡清云。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蝻。連年用兵於邾。又有疥。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純謂。魯旧有稅法。而是歲饑荒。民不能出常稅。是以國用不足。哀公患之。故問所以為之之術也。或曰。周人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而其稅則通。

以什一為大法。故謂之徹。或曰：什一之稅，無古今之
差。無畿內邦國之別。天下通用之。故周人舍之曰
徹也。禎按：二說未知孰是。

朱子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遂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
取二矣。

禎按：有若年餓之語以對，故其意蓋謂年餓而
用不足者，是由民不足也。於是先薄稅以足民食。
人君與民共饑飽，則民皆親其上，而死其難矣。則
國用之不足，不足以患也。故曰：盍徹乎。

禎按：孟子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朱子以為徹通
也。通力而合作，蓋一夫所受之私田，則各自耕之。公
田百畝，則八家通力而作，故謂之徹。其實即助法，而
取義不同，故異名。此章徹蓋言得取公田之入，而不
復征私田也。

子張問崇德

一貫曰：宗彘，夫蘊崇之宗。

朱子曰：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古注：包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款生之，一款死之，是心
惑也。

物氏曰：人之善不善素定，然嚮所受之人，今則惡之。

是我無定見而為物眩惑也。
禎按惑者心為情欲昏惑也。
仁存曰非崇德則無以得學問之實非無惑則無
以見學問之功皆學者之切務也。

存景公曰

仁存曰為政以彝倫得叙以本。

朱子曰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禎按中庸曰經綸天下之大經大經即彝倫之道也。

一貫曰尤傳安子謂景公曰陳氏而不已則國其國

也已景公曰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己之君令臣共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先
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具民也晏子以此對景公者
欲其以禮防篡弑之漸也夫子之言其意亦在斯
矣。雖有粟孔安國曰言將危也一貫云篡弑將至。

子曰

朱子曰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
辭之畢也。

子曰

朱注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
則無訟矣。

禎按大學引此語而斷之曰此謂知本蓋聖人之治務治其本未有其本亂而末治者也

子張曰

一貫曰荀子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亦此章意也

子曰

一貫曰約之以禮恢比於禮義而挾之之謂也
禎按徒博無要則至於畔道悖理也而約之以禮則雖博亦可以弗畔也已

子曰君子成

季康子曰

宋本作以

仁者曰記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大凡聖賢之論政及其本皆如此通章二章皆此意

季康子曰

仁者曰治民之方在德不在術康子徒意弭盜之有術而不知反其本

一貫曰左傳季孫使臧武仲詰盜武仲對曰純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

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云云。武仲之言深合此章。雖賞之。孔安國曰。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季康子曰

禎按。季氏主刑。孔子主德。德本也。刑末也。君子必務其本。

太宰氏曰。而猶則也。不下則字而下而字。語意急速。

子張

朱子曰。子張務外。夫子蓋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

太宰氏曰。達義不一。有通達之達。有聞達之達。夫

子未詳子張問何達。故反詰之也。

朱子曰。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故夫子既明於下文。又詳言之。

仁存曰。質直好義。則不事矯飾。

太宰氏曰。質直。言質樸正直。

朱子曰。質直而好義。便有觸突意。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子細不至觸突矣。又曰。皆自修

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又曰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太宰氏曰行違者其行事違仁也
居之不疑 太宰氏云自是也

樊遲問

禎按敏於事而急於義後得而遺私德之所以致高也前章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亦其意同攻人之惡固無益於修己而意在於攻人則友遺己之非故躬自尊而薄責於人而後其惡可脩矣惑者言心為情欲迷惑而不得見理也

朱子曰樊遲庶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禎按前篇樊遲問仁夫子亦曰先難而後獲由此觀之則朱子之言亦首其理

按毛奇齡并朱注庶鄙近利之說非是亦似有據矣
見于聖門秋非錄

樊遲問仁

一贊曰中庸云仁者人也謂推愛己之心及人也故愛吾身以及人之身慈吾幼以及人之幼尊吾老以及人之老是謂之仁又謂之恕然則仁之為恕也恕之

為仁也亦明矣。曾子喻一貫以思怨為之故也。

又曰。夫子答樊遲問仁以愛人二言。樊遲雖後進。

悟得其意。每復置疑。可見愛人二字足以盡仁矣。

禎按。能弁善惡是非。謂之知。而人之淑慝。最難知。

矣。何則。象恭而心滔天。色取仁而行違故也。其能

選一直於眾枉之中。舉措得宜。而使眾枉盡直。不

亦太難乎。

朱子曰。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善。不見有不仁者。

若其遠去。所謂使枉者直也。

按。左傳。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

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

人遠。此之謂也。注云。稱。舉也。

禎按。左傳。就事而引古語。故。論語意少異。

朱注。尹氏曰。既問於師。又無諸友。當時學者之務

實也如是。

禎按。舉一直。而眾枉皆直。美。知人之為智。不亦大乎。

子貢

古注。包氏曰。以善道之。不見從則止。

太宰氏曰。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責善者。以善道

之也。善字義。可謂相證也。禎按。此說。亦是。家注。援

朱子亦一說

曾子曰

朱子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太宰氏曰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學文必會友仁吾所必行得友輔之故會友所以輔仁也

禎按夫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子貢問為仁夫子亦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君子之所以取友可以見矣

衛靈公

季氏

論語中篇

十

論語

衛靈公

鄭玄曰。軍旅末事。本末立。不教以末事。

一貫曰。德禮本也。軍旅末也。先生之於國也。德禮修於內。而百姓悅服於外。故軍旅可用也。舍其本而修其末。是謂民之棄。靈公親奉王孫賈。軍旅非其不足者也。本之則凶。夫子欲使靈公反諸本。云。禘。按。俎豆之事。即禮也。不曰禮。稱俎豆之事者。讓辭也。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孔子之所嘗學。以此脩己。以此治國家。夫子之道。此而已矣。苟用孔子者。

而不此之問。而軍旅之問。非知孔子者也。亦非有志於政治者也。夫子不對以軍旅。而曰俎豆之事。嘗聞之。則有以禮自任之意。亦有以諉靈公之問之意。而終不能問之。於是乎夫子行。所謂辟言之類也。

在陳

家注是

禮按此章。記者承上文而紀事。故章首省寧子字。或者接諸上文。以為一章者。非是。與上章。語意各別。一又曰。夫子所適不遇。至於陳。季之厄。子路所以溫也。亦窮不窮。天也。雖君子不能免。子路豈不知君子有時乎窮者哉。然而有此問者。憤悶之所發。不暇靜思也。

夫子告之以此。即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之意。所以使之安命而不愠也。

子曰

太宰氏曰。識者志。謂記憶也。

朱子曰。子貢之學。多而能識也。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仁者曰。一多學。正相反。

禮按此章。與博文約禮章。其意同。博文即多學也。約禮即一貫也。蓋以道言之則曰禮。以德言之則曰忠。恕。克己復禮為仁。忠恕為仁之方。則皆歸于仁。所

以為一也。

子曰

又按。今之學者為人。是以徒務博文多識。實能知德之為美。而務之者。鮮也。中庸云。人莫不飲食。能知味者。鮮矣。亦此意。

按。荀子曰。恭敬。禮也。調和。樂也。人多知玉帛鐘鼓飾外。備美之為禮樂。而知恭敬調和為禮樂之德者。希矣。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豈徒玉帛鐘鼓之謂哉。

無為曰

禎。按。聖人盛德。無為而民化。百揆衆職。得人而任焉。已

則篤恭自持而已矣。中庸云。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又云。篤恭而天下平。此之謂也。

物氏曰。正南面。如正牆面。及司儀職。不正其主面之正。

子張

朱子曰。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

仁存曰。子張憂事多。沮滯不如己意。故問也。

物氏曰。篤。與敬別。按人為忠。在己為篤。

仁存曰。州里。謂己之鄉里。

包咸曰。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

則若倚衡執

朱子曰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誦如毋往參專之參言与我相參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

在常若有見虽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
禎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兩者常在目前若与我相參也

直教日

朱注楊氏曰史與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與之如矢則虽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包氏曰卷而懷謂不与时政柔順不忤於人

禎按可卷而懷之此譬喻語可字可見矣盖史與之如矢不可以屈撓伯玉之行當邦無道則柔遜退默若可卷而懷之者然也史與之直是性之德未得中行伯玉則能屈伸卷舒以合於義可謂成德君子也然此章唯稱二子之德已不必論其優劣矣

可與言

一又曰夫子於程本子不與之言則為失人故頌孟而諛其於陽貨與之言則為失言故避言而不悉
禎按失言言徒放失德言也

一 子曰日

一 曰孟子曰死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辟也亦此章意

也亦此章意 頑悔心有所之而不他嚮謂之志志士者執志之士也既稱曰志士其所志仁而已矣

子貢曰

朱注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致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一 曰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荀子曰蓬生麻

中不扶而直君子居必挾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與此章相發

顏淵

頑按左傳為民又襄三十二年子產能為鄭國國語為疾孟子為詩為皆訓治為邦之為亦同諸子仕而

問政者夫子答皆以其所當務者也顏子未仕而問治國故夫子計其才所能而告之也

仁齊曰顏子王佐之材故以治天下之法告之

孔叢子縣子問子思曰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

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何晏曰禮見万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仁府曰春者蠢蠢然物自叢生故夏正為得天時之正馬氏曰左傳云大輅越席昭其侈也殷車曰大輅朱子曰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冕至周制度儼等始備其為物小而加於衆賦之上故虽華而不為靡虽賁而不及奢夫子取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一人曰此章答為邦之問以王者一代之制損益取舍之宜夫子之所望於顏子亦可以知美仁府曰夫法必有弊道則無弊先生之制虽因時勢順民心而立之然及其久也不能無弊也於是夫子就四代之制各舉具一事以示其梗槩盖行夏之時取其正也乘殷之輅貴其實也服周之冕從其文也樂韶舞者尚美善之極也放鄭聲遠佞人者防害治之本也所謂万世不易之常道重文質存法戒治天下之道尽美

子曰

子曰

朱子曰已美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臧文仲曰

仁者曰獨盜竊非其有者而虐自有之故曰竊位

一人曰此章宜与公叔文子章德同篇十七章并看

子曰

子曰

太宰氏曰古之君子未嘗不欲教人惟人未肯未學則
虽君子亦由施教其將如之何哉故曰吾事如之何也
美 禎按如之何... 重言之者可以見切問之意美

群居

鄭氏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美哉言終無成

朱子曰小慧私智也難美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
將有患害也

仁者曰言其難以入德也 禎按与陽貨篇飽食終

日章併而觀之朱子仁者得之

子曰

朱注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
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程子曰義以為質礼行
此遜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鄭氏曰。孫以出之。謂言語。物氏曰。如出辭氣。凡曰出。皆言語也。

子曰。曰。

君子。曰。

張氏杖曰。此勉人及時進脩也。

太宰氏曰。身死而名亦凶滅。不可疾乎。

子曰。曰。

何氏曰。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朱注。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反諸己而

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曰。

一人曰。矜者似爭。然而君子禮容自持。故似爭而非爭也。群者似黨。然而君子和而不同。故似黨而非黨也。

君子。曰。

子貢。曰。

禎按。首忠恕連言者。有獨言恕者。如此章。子貢就行上而問之。故夫子獨以忠答之。蓋存於心為忠。推及物為恕。是以如說仁之方。則以恕一字言之。主行故也。朱子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新安陳氏曰。忠即恕之

藏於內者。怒即忠之顯於外者。是言怒字則忠字自
在其裏面。

朱注。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
已所不欲。云。張自列云。此二句不是。親恕字正示以行之
之法。

子曰

太宰氏曰。此非謂嘗有可譽者。而有所試焉。夫子特
設此法。以待可譽者。爾。觀其美二字。可見矣。
四居矣疑。援張南軒之說。与家注意同。

吾猶

朱注。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巧言

仁者曰。巧其言者。必依附名理。假託仁義。故其言似是
而實足以亂德也。大人量大。能忍小事。故能成大謀也。
若於小事不能忍。則輕動遽矣。必亂大謀。故君子
崇正而醜巧。尚成而懲敗。亦唯道之所在。
頑。按。亂。亂。敗也。謀。謀。略也。

子曰

人能弘道

朱子曰。弘。廓而大之也。

仁存曰此聖人專責與於人也。蓋道雖大而無為人
雖小而自知。苟力学修德。則為聖為賢。而文章德
業足以被覆於天下也。皆人之所弘而非道之所弘。
此孔門之所以貴學問也。

禎按孟子所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美。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
之。不足以事父母。亦此章之意。

一又云此章以上句為主。下句受上反說已。

子曰曰

禎按改一字。是學問之要。故曰不善者而改之。又曰

改而止。又曰遷義。又曰日新。其意可見。

子曰曰

朱子曰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

太宰氏曰學而不思則罔。夫子之言也。君子固貴思。
然但思而不學。則無益於己。故云不如學也。此夫子
自言其嘗如是。以勸人學也。

一又曰語各有所主。

禎按好知而不好學。則其弊也蕩。亦此章之意。

君子

鄭氏曰此章勸人學。

朱注其字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太宰氏曰：得之夕不得，有天命焉。人末如之何。然則君子何憂？憂道而已。不憂貧也。

玉篇：謀，計也。爾雅：謀，心也。注：謀慮以心。禎，按：謀道，謀得道也。

知及之曰

毛奇齡曰：徐仲山嘗謂及之以下六之皆指民言。禎，按：此章之字皆指有國治民之事，中間置民字，以

為一章之骨子。

一曰：知，才畧。仁，德義。云：不以禮教道之而感化，動作民心，則不能移風易俗，致至治也。

君子曰

四谷無疑曰：君子不為小察，而其所務者大。如谷筭，小能，米鹽細務，及一切纖巧技藝，不必多能，此所謂不可小能也。如託孤寄命，致君沃民等事，足任其重，此所謂可大受也。

禎，按：此章亦言君子小人之分，蓋君子之為量也，寬弘，不可於細小事務必知，雖然，可大受大任也。小人之

為器也狹小不可以受大事。雖然可於小技細務能知也。知字。乾所志之大小而言之。受字。以器量之寬狹言之。

按孔子曰。君子不器。又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君子之所務。可見焉。

淮南子曰。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

子曰曰

物氏曰。仁而曰陷。由陷水火而來也。民者。對君辭。故仁謂仁政也。太宰氏曰。陷仁者。陷仁政之地也。

頑按。朱注以為此章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亦通。然民字多是對君辭。他唯對天與鬼神而言者。是兼上下也。如此章。非多天鬼神對言者。則是對君而言已。此章蓋上章仁能守之之意。一云甚。猶急也。

子曰曰

孔安國曰。言行仁急。

一云曰。君子殺身以成仁之時。唯義之視。復誰之讓哉。

君子曰

朱子曰。諒則不忮。是非而必於信。

馮氏椅曰。諒則固

壽而不知變者也。
一云言必信行必果諒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而終始不失其正者貞也。

事君曰

頑按敬其事者義也。盡臣下之分而已。後其食者不謀私利也。士能如此而後可謂忠其君矣。

子曰

馬融曰。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一云以堯為父。而者丹朱。以鯀為父。而有禹。舜生於東天。天王長於西。故先王修其教。而不問其類。此章言無人而不可

教化。無國而不可為仁也。

道不同曰

仁存曰。人各有術業。苟非己道。而相為謀焉。則非惟他人之職。必敗其事。故聖人戒之。物氏曰。非吾所素習。則不精其事。恐壞其事也。

中井氏曰。道不同。所由不同也。其意廣矣。

辭達曰

一貫曰。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之過華。亦掩其實。言之無文。與文之掩其實。其不達一也。故儀禮云。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

李南黎曰。詳字。諛得。廣凡載籍之記述。君命之出納。隣國之聘問。皆詳也。

師冕見

禮按。師冕之末。蓋別有相之者。而夫子乃迎之。與俱升堂。故亦行相師之禮而已。

馬融曰。相。導也。朱子曰。相助也。

一貫云。小記曰。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誓亦然。義。與此章相發。

論語

季氏 家注是

一貫云。季氏伐顓臾。蓋如襲卞以自與。

太宰氏曰。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戒。故凡言有事者。

非祀則戒也。

朱子曰。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

太宰氏曰陳力之此二句周任之言也

朱子曰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患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一貫云舍曰欲之与上不欲相顧

朱子曰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与貪尔然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乃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柔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仁者曰季氏所患者在於貧与寡然是時邦分崩離析遠人不服則三患自至何暇以伐顓臾為耶思焉

耳

朱子曰子路雖不夕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

孔氏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

離拆遠人謂境外邦謂境內

朱注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

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一貫云。微夫子痛責以遠義。則二子殆不免比賊之罪。嘗目之以具臣。豈徒乎。

鄭玄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孔子曰曰

一貫曰。舉其大約。故曰蓋。

朱子曰。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

一貫云。政自天子出。則名正言順。諸侯奉戴天子。而其下各敬其上。天子失其柄。而在諸侯。則其下各敬其上。而事莫不倒置。益下而益橫。益卑而益短。夫子

之於政也。以正名為先。為是故也。

孔子曰曰

毛奇齡曰。四世。文子武子平子桓子也。蓋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卒。而平子于是年即代武立。悼子未嘗為卿也。未嘗為卿。則政不遠矣。朱子曰。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朱註。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

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美。改時不久而失之也。

益者曰

朱子曰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

朱子曰便習熟也

大宰氏曰辟音与僻同謂僻而去其處也如行而當人已僻而去之或迴身卻退不敢當人此謂辟要之便辟者諂媚趨走之狀也蔡清云便辟威儀上便習也便佞口辭上便習也

仁府曰友便辟則巧詐之心生益友常情之所憚

然友之則有益損友常情之所悅然友之必有損可不謹乎

益者三樂曰

仁子曰節禮樂者凡所動作皆得禮之節也驕樂以驕為樂宴樂以宴為樂人不能無好樂但樂善則日益樂不善則日損故樂節禮樂則身由規矩而進德之基立矣樂道人之善則守己之心除而尚德之意篤矣樂多賢友則不敢自足而成德之輔衆矣樂驕樂則無所恐懼而傲日長樂佚遊則無所惕勵而志必荒矣樂宴樂則有所貪恋而志

易溺美。人不可不慎。其好樂焉。

孔子曰

朱注。君子有德位之通稱。尹氏曰。時而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君子曰

仁者曰。蓋血氣在身。而戒之則在心。言其不可自任血氣也。

一貫云。色之於少。鬪之於壯。得之於老。能戒之則保父母遺骸。而介福在身。不能戒之。則性命危殆。而百禍輻湊。

君子有三畏

何氏曰。順吉逆凶。天之命也。

仁者曰。天命者。天之所命。吉凶禍福是也。大人者。德望隆重。為一時師表者。聖言則方策所載。典謨訓誥。皆是也。天有必然之理。人有自取之道。為善降之百祥。為不善降之百殃。大人者。人之所崇敬。聖人之言。猶神明不可欺。皆不可不嚴憚敬畏焉。君子畏之。以自慎其身。小人侮之。以自敗其身。蓋知天命而後實畏天命。知畏天命而後能保其身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大人。可以為師表。
聖人。百世之龜鑑。
太宰氏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易云。天道虧盈而益謙。皆言其常也。天命則不然。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詩云。天命靡常。禎按。以理之所存。謂之天道。以賦與于人。謂之天命。禍福者。天之所制。而人自取之。故天命靡常。因人之善不善。而禍福之未。猶影響。其理必不爽矣。豈可不畏敬乎。

孔子曰

丘井氏曰。中庸以知之之一而言為。故為三等。是章并

不知而語焉。故為四等。

禎按。生而知之者。下篇所謂上智。中庸所謂天下至誠。孟子所謂堯舜性之是也。然其人。世不常有。其次則皆待學而後知之者。常人。是也。及其學而成德。則稱為君子。或為士。若夫不學無德之人。古者稱之為鄉人。為小人。故是章。困而不學者。此之謂之民。即下愚之類也。

君子曰

仁者曰。明者。視無所蔽也。聰者。聽無所失也。云。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其心也。若夫喪身敗家者。皆

弗知思故焉耳。九思。言思忠。仁存曰以上五者就身而言。見得思義。仁存曰以上四者就事而言。

孔子

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邢疏云人之探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

仁存曰隱居求志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之道是也行義達道者如幡然而起應湯之聘也。孔門若顏閔之徒可以當之而曰未見其人者蓋夫子泛論當世人材而至於其門人則每不論及之也。

禎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蓋君子固志於堯舜之道然而天下無道則人誰信我故不可求其所志於當世也。乃隱居以求獨行其志。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是也行義以達其道即所謂達則兼善天下是也。

齊景公曰

朱子曰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此文耳大抵後十篇多闕誤。

一貫云異當作德德字古作德蓋依形誤古言富德對說大學富潤屋潤身等可見且詩上句云

言采其蕞。又云。求而新之。作德則与。蕞特韻協。亦可以證也。按是說近是。

又云。存景之富。而民無在之。夷存之約。而後世傳之。豈不以有德与無德乎。夫子援詩斷之。以示君子之所去就也。

陳九日

禎按。詩以言志。有賦。有興。隨事而得其宜。以不温厚之旨。故學言語之道。莫善於詩。且詩可以識古今之事變。可以明政治之得失。可以通人情世態。故曰。不為周南召南。猶牆面也。安得能言哉。

五井氏曰。左傳。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可以立。幹云。立云。以立身言之。皇疏云。禮。是恭儉莊敬。立身之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不學禮。則可以自立也。得之。

按。立於禮之立字。亦同此。

禎按。學者之所務。不出於言行二者之外。故古必學詩以善言語。學禮以立身善行也。且學問之道。不過知行兩事。而詩居者義之府。禮樂者德之則。則詩以知義理。禮以脩德行。故古之學。以詩禮為要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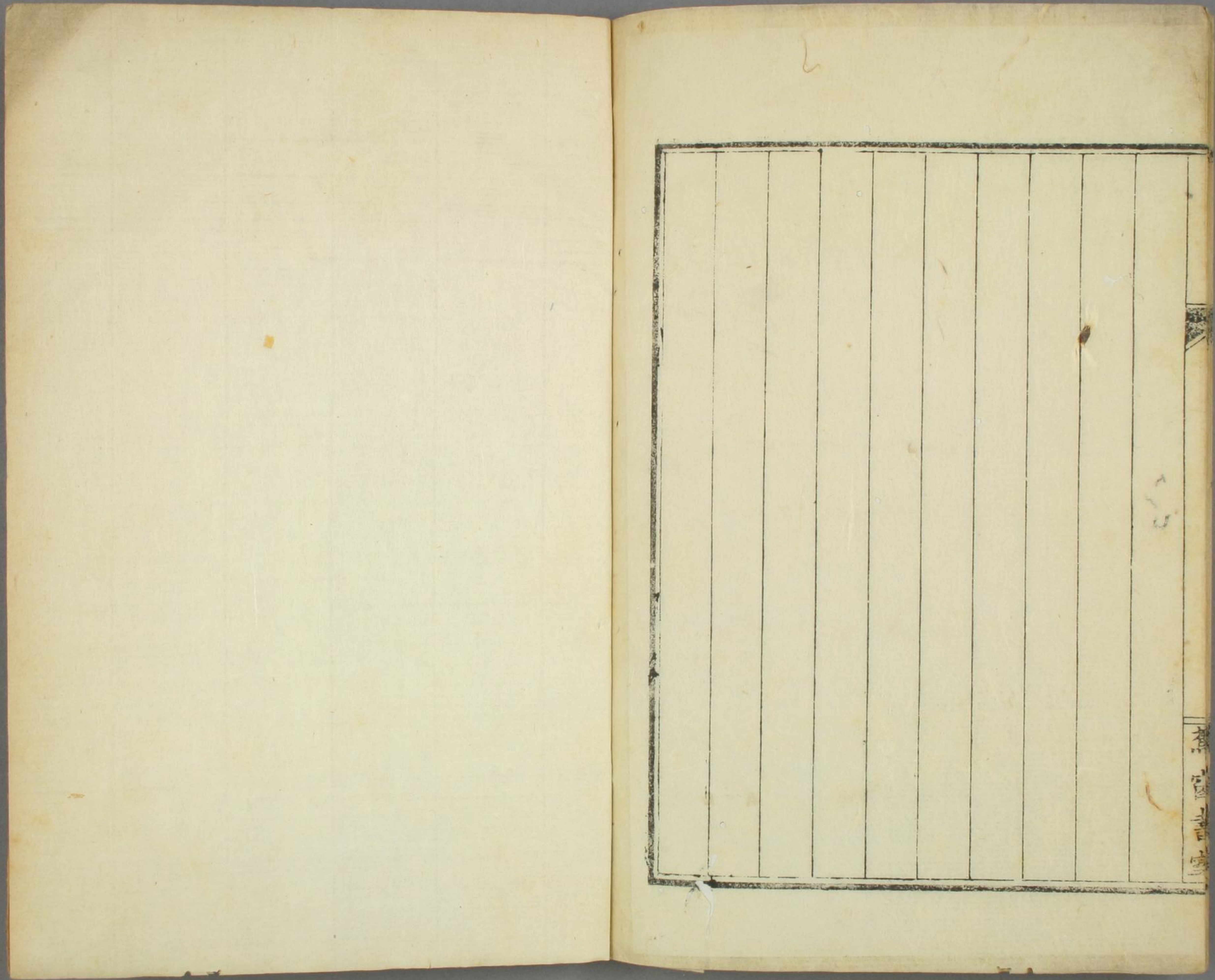
仁存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故古者易子而教。又言遠之也。

邦君

一貫云。邦君之妻。一夫人。而其稱曰。君稱之曰夫人者。以多已敵體。不過稱之。亦不卑視之也。夫人自稱小童者。謙不敢以成人自居也。邦人尊之曰君夫人者。尊之猶君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臣民對他邦之謙辭。猶稱君曰寡君也。加小以分之。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尊之猶己國之夫人也。所稱曰異一同。而義各有所當。如此則名正言順。治之所由成也。若夫一物失稱。則名反而言逆。亂之所由起也。凡百之事。莫不皆然。可見君子臨政。不可不以正名為先也。此章蓋錄正名一事。

以喻其餘也。

白虎通云。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



燕
山
書
院

